

水天东

水天东

杜若·著

《天舞》系列之后，

人气作家杜若又一倾情力作。

文辞优美，世事洞明。

恍若《红楼梦》一

相府千金与首辅王爷的宿命纠缠。

人性深处，至爱与大仇的终极抉择——

朝華出版社



水长东

杜若·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水长东 / 杜若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54-1690-1

I. 水…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89274 号

水长东

作 者 杜 若

策划编辑 王 磊

责任编辑 赵 明

特约编辑 王清华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 × 980mm 1/16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690-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2005年春节过后,杭州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当时,杜若是位行动不便的准妈妈,坐在暖气房里,对着窗外绽出的迎春,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二月初十,眼看着阶下的迎春已绽出娇黄的花苞,却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

就是这般时节,一个名叫如月的乡间女子进了端王府。

在孩子呱呱落地之后,这部小说却用了比十月怀胎更久的时间才面世。而在看到这个稿子时,我有些自恋地想,我有幸被请来为此书做序,或许只是因为那个人叫“如月”吧?

《水长东》虽然是一个复仇与爱情的故事,但其实从一开始甚至不能够算有悬念。我猜想大多数的读者在一开始就能猜到七八分了,而杜若自己也说过,这不重要。她仿佛特意将一切提前摊开来——如月的目的是什么,她的行动计划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端王又是如何清楚洞悉她的用意……让这个原本是“灰姑娘”+“罗密欧与朱丽叶”+“金枝欲孽”的故事失却了一般仇人相恋的纠结冲突,可偏偏还是很吊人胃口。

这样的写法是冒险的,但却正好能看出作者对于把握故事节奏和把握读者阅读心态上的独到之处。也或许,杜若本来的想法就不是执著于描述仇人相恋的戏剧性,她想写的,只是一对灵魂契合,却又偏偏不能相爱的人。

当故事一节一节地展开,我们眼前展现的是两个异常相似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身世,也有着相同的生活目的。

他们都曾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想要复仇,性情一样的极端,一样的不择手段。



也一样的孤独，又一样对亲情怀着飞蛾扑火般的渴求和胆怯。

所以，当他们相遇、相知，便在不自觉间相恋，欲罢不能。

杜若自己也说：“端王更爱如月，死去的琬卿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纯真美好的梦想，而如月，却是他灵魂的契合。虽然如月让他很痛苦，但是如月不管做什么他都能容忍，因为那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水长东》的尾声，想必会让很多读者有怨念，也包括我，因为觉得本来明明可以有一个温暖美好的收梢，却近在咫尺而偏偏不能如愿。杜若告诉我，其实本来她最初就是为了尾声最末那连标点在内的12个字展开整个构思的，但是写到最后，其实她早已经忘记了初衷，只不过这家伙写小说一向先写好结尾，留着也白留着，所以又硬生生给加了回去。

这倒让我想起许久前看过的一则寓言：从前有位国王，在心爱的妃子过世之后，他决心为她建造世间最美丽的陵墓。其后的数十年，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其中。经过无数次的修改，陵墓越来越完美，然而同时有一件东西也越来越碍眼——那正是王妃的棺椁。最终，国王注视着这件完美艺术品上唯一的瑕疵，吩咐道：“把它搬走吧。”

所以，我们也不必理会杜若这家伙的怪癖，不妨也说一句：“搬走吧。”只将结局定格在大雪初晨、两人分手的瞬间，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沧月

2007年12月1日于杭州

目 录

CONTENTS

117	104	91	79	66	51	40	27	14	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九曲寒波不溯流	庭空客散人归后	人生愁恨何能免	桃李依依春暗度	朦胧澹月云来去	别时容易见时难	欲寻陈迹怅人非	梦回芳草思依依	转烛飘蓬一梦归	天教心愿与身违



目 录

CONTENTS

247	234	219	207	195	179	166	152	140	129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朝来寒雨晚来风	一片芳心千万绪	凤笙休向泪时吹	心事莫将和泪说	愁恨年年长相似	砌下落梅如雪乱	烛明香暗画楼深	梦里不知身是客	绣床斜凭娇无那	片红休扫尽从伊

目
录

312	299	285	271	259
尾 声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山远天高烟水寒	流水落花春去也	绿窗冷静芳音断	无奈夜长人不寐



第一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二月初十，眼看着阶下的迎春已绽出娇黄的花苞，却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雪虽然不大，只零零星星的夹在风中，天却变得煞冷。李保儿缩手缩脚地出了门，才走两步，就响亮地打了个喷嚏。

“啊——啾！”

他抱紧了怀中的包袱，正嘀咕着：“这倒霉天儿……”忽然看见巷子那头儿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顿时喜上眉梢。

“容家妹子！”

容如月正低头走着，听见叫，抬头一看，脸上泛起浅浅的笑：“原来是李爷，这么冷的天儿，赶着做什么去呢？”

“什么爷不爷的！”李保儿嬉笑着凑上前去，“你要乐意，叫我声‘哥’就得……”

如月微微一侧身子，说：“李爷，要没别的事儿，我还赶着上张二婶子家去。”说着，便要从他身旁绕过去。

“哎哎——”李保儿忙拦住她，“说正经的，我真有急事找你帮忙。”

如月收住脚，将信将疑地瞧着他。

李保儿打开手里的包袱，露出件大红缎面的夹袍：“你快看看，能补不能补？”抖开来，只见衣摆上刚开了寸把长的一道口子。

如月见那袍子边角都绣了如意纹，很是精致，笑着说：“哟，谁家的喜服裂了？”

李保儿却不接她这话，只说：“急着要用的东西，老爷让我出来找人织补，我想着这附近就数你容家妹子的手顶巧，你快看看吧！”

如月相了好一会儿，犹豫着说：“能补是能补的，可……”

李保儿一听说能补便喜不自禁，根本不容她说完，推着她就往李府里走，嘴



里说：“好妹子，你可救了命了！说什么也得帮我这个忙，我好吃好喝地招待你！”

如月忙说：“可张二婶子那边……”

“放心放心！我找人跟她说去。”李保儿不由分说将如月拽进府里。

丝线都是现成的，对如月来说只是费工夫，倒也不是多难的事。补了两个时辰，李保儿来看了十几趟，时不时地给端茶送水。到了午后，如月果然将那道口子织补好，拿到窗口对光照了，也看不出痕迹。李保儿看了眉开眼笑，又出去领了个中年男人来看。如月认得，那是李府的大管家。

管家细细看了一会儿，又拿手摸了摸，脸上也露出笑容。转过身来上下打量如月几眼：“看着有点脸熟，你是……”

李保儿抢了答道：“是庄子上的容家大姑娘。”

管家“哦”了一声，对如月说：“你且别忙着走，在这儿等等，可能有赏。”说完便拿着袍子去了。

李保儿回头笑道：“妹子得了好处，可别忘了谢哥哥啊！”如月低头坐在炕沿上，只不理睬。

没过多久，果然有人来叫如月，领了她往前头走。

如月只在交租的时候来过李府，都是在外面转转，哪里见过里头？只见庭院深深，到处雕梁画栋，便连头也不敢抬，紧紧盯着脚底下。

也不知穿了多少回廊，听前面那人说声：“到了。”如月忙站住。

迎面是大正房，左右各有厢房，早有丫鬟从里面出来，领她进去。正中座上端坐了一个人，端着青瓷茶盅喝着茶，李老爷在一旁作陪。如月上去行了礼，垂手站在下头。她也不敢抬头细看，只隐隐约约地瞧见前面一角酱色纡丝的衣摆。

听那人慢慢吞吞地问道：“是你补的衣裳？”

那声音很年轻，却是又尖又细，就像被人踩着脖子的鸭子，如月吓了一跳，差点要抬头，忽见旁边的小丫鬟给她摆手，这才醒悟过来。忙说：“是。”

“手艺不错，都赶上宫里针工局的了。”

如月听他说了这么一句，才隐约想明白，这人原来是宫中的太监。

“爷过奖了。”她嘴里答着，心里好奇得难耐，又听上面茶盅轻响，想必那人正低头吃茶，便大着胆子，抬起头飞快地扫了一眼。

谁知那人刚巧也抬起眼，两人的目光一碰，如月慌得把头直垂到了胸口。



“你……你……”那人的声音不知为何，忽然带上了颤，“你抬起头来！”

如月依旧垂了头。李老爷在旁边不耐烦，催她：“叫你抬头呢！”这才犹犹豫豫地扬起脸。

那人直直地瞪着她的脸，便听“啪”一声脆响，手里的青瓷茶盅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房中诸人都吓了一跳，不知这变故算是怎么一回事情？推根究源，总是如月的缘故，李老爷便挥挥手：“领她下去。”

如月忙不迭出了屋子，只觉心怦怦直跳。

跟着丫鬟走到半路，方才渐渐地定下神来。忽听背后脚步急切，有人追着喊：“容姑娘，等一等！快请回来！”

如月诧异地站住，回头看时，见是管家吁吁带喘地跑近。这下，连旁边的丫鬟也露出惊讶的神情，从未见管家这么失态过，真猜不透出了什么事。

管家奔到如月面前，连气也不曾喘匀，急急忙忙便说：“亏得姑娘还没出府，快跟我回去吧。”也不待如月回答，就朝丫鬟使了个眼色，叫她搀起如月就走。

如月愈发晕头转向，直到又被带回正堂，也没缓过神来。

李老爷神色迟疑地瞧了瞧堂上那太监，又瞧了瞧她，和颜悦色地开口：“容家姑娘……”

一句话未完，那太监先插了句：“来，给容姑娘设个座儿，坐了好说话。”

这话李老爷听了也是一怔，却不便多说什么。丫鬟搬了绣墩来，如月犹豫着看了李老爷一眼，见他微微颌首，这才欠着身子坐了。

李老爷指了指堂上的太监，接着说：“这位，是端王府管事的陈公公。”

如月听见“端王府”三个字，惊得身子一跳，脸色苍白地盯着陈公公看了一眼，才慢慢地低下头。这会儿，却也没有人顾得上指责她失礼。

“陈明。”陈公公居然在座上微微躬了躬身子，自己把名字报了。

如月兀自一脸茫然。李老爷续着方才的话：“陈公公再三赞你手艺好，说如今端王府里正缺你这样的针线，问你愿意不愿意进府去？你看……”

如月一直低着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李老爷等了好半天，终于按捺不住地催了一声：“容姑娘？”

如月惊得一跳，抬起头时，见陈明笑吟吟地望着自己：“容姑娘莫非有什么为



难？不要紧，只要姑娘开口，旁的事包在我身上就是。”

这样笃定的口气。如月手心发寒，蓦地握紧了，又一点点，一点点地松开。然后才说：“倒也没有什么别的，只是我有个八岁的小弟……”

她话还没有说完，陈明已经“咯儿咯儿”地笑开了：“这算什么难事？姑娘要是想带着你小兄弟一块儿呢，就带了去，要是不想带了去呢，我就安排人在这儿照料他——也不用托别家了，我看李府就是个善心人家，是不李爷？”

李老爷尽自诧异，也只得连声附和，满口答应。

“姑娘你看，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没有？也不用费二回事，一回都了了吧。”

如月头垂得更低，过了会儿，才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慢慢地站起身来，对着李老爷深深地行了一礼：“我那小弟，就多劳老爷费心了。”

李老爷当着陈明的面，嘴里自然不住地谦逊，心里对眼前这事却全摸不着头脑。趁如月直起身的当儿，仔细瞧了她几眼，正见她眼波一转，便如暗夜中划过的一双星子般，照得他眼前也是一亮。便不由在暗地里“哦”了一声，心想，这倒难怪了。

一乘小轿，将如月悄悄接入端王行苑。

路上她悄悄地掀起轿窗帘子，乡间的景物——地从眼前掠过。刚刚泛青的田间积了薄雪，绿与白之间偶尔还夹杂了几树山茶，已开了艳红的花，小孩子追逐玩闹，嬉笑声遥遥地随风飘过，远处炊烟袅袅地升起……多少年来熟得不能再熟的景象。

她慢慢地靠回座上，心里想着，下一次看见会在几时呢？

耳畔响起上轿前陈明那番悄悄话：“容姑娘，我也不用瞒你，老天给了你这张脸，我就给你指条富贵路。你若真能跟了我们王爷，从今往后除了天上的星星月亮，你得不到的东西只怕没有几样。我呢，指望着姑娘上了高枝，还能记得从指缝里头漏个一丁半点的给我。”

自己怎么答的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晕沉沉地上了轿。

——或许，再也不能看见了。

转念到此，心底一片彻寒，便如从帘缝里渗进来的风。

到行苑时，天色已暗。如月听得外面脚步杂乱，仿佛许多人走动，却听不见一



点旁的声音，掀帘子看了一眼，见轿子正从两座大帐间穿过，两旁都是兵士，正生灶做饭。如月从没见过这么多穿军服的人，心头一突，忙放下手。

又行了一阵，却听外面有人笑着招呼：“陈公公。”又问：“这是谁啊？”

陈明冷冷回他：“是你问的吗？”那人便不做声了。

不多时，落下轿子。陈明亲自上来打起轿帘：“容姑娘，请吧。”

如月下了轿，迎面是扇垂花门，进门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面一溜五间房。陈明引她进了东首的一间，指了炕上让她坐，一时又捧茶捧果，倒弄得如月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陈明笑说：“姑娘且在这儿坐会儿，吃口茶，我去去就回来。若有人问起，姑娘就说我的名字。”

如月应了，陈明看她的意思还要往外送，忙摆着手拦住：“姑娘可别客气，往后仰仗姑娘的地方多了。”交代完，自往内院来。

刚进月门，正见上房丫鬟玉秀从屋里出来，忙满脸堆笑地迎上去。

“王爷这会儿干什么呢？”

“在书房写信。”玉秀站定脚，目光往陈明脸上一绕，微微冷笑地说，“你可真出息了，出去买个茶叶买了这半天，我只当你掉沟里摔折了腿呢！”

陈明故意把双眼睛瞪得滚圆，“玉秀姐姐，你神了！我今儿出门没走多远，就摔了个大跟头，腿没折，新上身的衣裳刮了个大口子。”

他拧出满脸懊恼，逗得玉秀“扑哧”一笑。

“可是呢——”陈明话锋一转，存心拉长了调子，“这一跟头可不白摔。”

“怎么，摔出金子来了？”

“比金子贵重！”

陈明看看四下无人，往她身边凑了凑，小声说：“我捡了宝回来，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事儿还得找你帮个忙呢。”

玉秀“哼”了一声，“打量我会信你那些个鬼话？我可没那个闲工夫。”

“真的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呐？”陈明急得赌咒，“骗你让我嘴里生个毒疮！好姐姐，快走，那‘宝’可捂不住。”

玉秀想了一想，点点头，“行，我跟你去看看，要是没什么稀罕的，下回你再有什么事儿就甭上我跟前来说了。”





陈明胸有成竹，领着玉秀出了内院，往东折到底，就是如月待的那个小院子。他在檐下放轻了脚步，快到门口时，冲身后的玉秀招招手：“你来看。”

玉秀探头往屋里看，只一眼，便如胸口被人狠狠锥了一下，猛地一震。

陈明耳语：“怎么样？”

玉秀只不搭腔，像被施法定了身似的，直愣愣地看了好半天，才吐了一句：“我的老天爷啊……”

陈明轻轻一扯她的袖子，两人退到角门外，玉秀兀自用手捂着胸口，惊疑莫定地说：“要不是亲眼看见，我才不敢相信……哎，你看清楚了没？她脚下可有影子？”

陈明“扑”地一笑，“好姐姐，你往哪儿想呢？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人！”

“活人……”玉秀慢慢地吁了口气，退了两步，倚着旁边的柿子树。经冬的柿子，一颗一颗红得宝石似的，悬在枝头，在微风夕阳里悠悠地晃着。玉秀抬头看了一会儿，恍惚地喃喃：“我真当是她的魂儿回来了……”忽地又一激灵，掉转头来狠狠盯了陈明一眼：“你把这么个人弄回来，打的什么主意？”

陈明笑嘻嘻地说：“姐姐玲珑剔透的一个人，这还能不明白？你我见了她都这样，我就不信王爷见了能不……”他猛地将后半截话咽下去，朝两边看了看，才又说：“你想，办成了这事儿，将来会有多少好处？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宝’，姐姐你见了就舍得放过去？”

玉秀垂下眼皮，顺手从袖中抽出一方银红福字汗巾，在额角按了按。这么冷的天气，哪里会出汗呢？不过是她太过专心时的小动作。陈明知道已经说动了她九分，倒不着急催问，静静地在一旁等着。

蓦地，半空中飞过一群晚归的鸟雀，扑啦啦扇翅的声音惊得玉秀一颤，顺势往天上看了几眼，自言自语地说：“天儿可不早了。”

陈明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只“嗯”了一声。

“王爷总还得要两个时辰才就寝，赶紧预备热水，让她洗澡换衣裳，也还来得及。”

陈明愣了愣才回过神：“今天晚上？会不会太急？”

玉秀微笑道：“就是你说的那话，这‘宝’捂不住。再者，过一两天就到京了，回了府里安排起来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陈明盘算一阵，点点头：“好，听你的。”

玉秀转身又进了院子。

如月仍在炕沿上坐着。没人时，悄悄打量这屋子，虽然只是行苑，一应的器具也是精致耀眼，从未见过。忽见门上悬的银红撒花软帘一动，忙低下头，只见一幅丝光闪闪的莲青夹裙挪到自己眼前，又听见陈明的声音赶着在叫：“玉秀姐姐。”也站起来，跟着叫了声：“玉秀姐姐。”

来人先不说话，仿佛仔细地在看她，忽然一双软软暖暖的手握起了她的手，一个娇脆的声音说：“你别跟他学！”如月下意识地抬起头，见一个鹅蛋脸，细长眼睛的女子微微含笑地望着自己，又说：“他是背着人叫一声，你可别学。这儿不兴叫姐姐、妹妹的。”

说着拉了她并肩坐在炕沿上，手一直握着。

“这府里的规矩多，比宫里都不差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如月点点头，“那位陈公公说了。”

“这又是一样，”玉秀笑着说，“咱们在王爷跟前伺候的人，叫名字就行了，像他呢，你叫他‘小陈’就是。”

陈明忙附和了声：“对。”

“这些规矩待会儿我一样一样告诉你，全说了也说不清，我只能拣要紧的说，你可要好好记下。”

如月应下。玉秀又问：“多大年纪了？”

“快十九了。”

“十九？”玉秀微微露出惊异的神情，“那你嫁过人没有？”

如月摇摇头。

“许了人家？”

“……也没。”

玉秀惊讶地问：“怎么会呢？你这般模样，怎么会还没有定亲事？”

如月轻声说：“其实许过人家，可还没大定，那人就得痼病，死了。紧跟着爹娘也都去了，那年我小弟才四岁。都说我命硬，所以……”

玉秀轻轻地舒了口气，脸上重又绽出笑容：“这才是天意。你若早早嫁了，可也就没了眼前的福分。”又上下打量如月几眼，说：“我看你的身量跟我差不多。年





前我刚做了一身新衣裳，只年里上了回身，你要不嫌弃，先穿了我的吧。”

如月连忙道谢，玉秀却说：“谢我什么？往后……”只说了一半，忽然停下来，目光在她脸上盘桓片刻，叹了口气：“老天爷已经给了你七分富贵，还有三分，要看你的造化。我看你是个不多话的，我们王爷也喜欢安静的人，这又占了一分。还有两分，就看今天晚上了。”

如月不声不响地听着，听到“今天晚上”几个字，身子突然微微地哆嗦了一下。

陈明在旁边笑说：“姐姐真谨慎，叫我看那两分也是全在，这事儿就是准的！”

玉秀却不言语，只轻轻拍了拍如月的手。

一时小丫鬟来说，澡盆浴汤已经备好，玉秀便领着如月去沐浴梳洗。果然一面将王府的各种规矩告诉给她，在端王面前如何举止、如何应对，哪些话该说、哪些话绝不能说，讲了一大篇，停下来问了句：“记住了多少？”

如月便复述了一遍，居然说得八九不离十。

玉秀不由惊异，望着她叹道：“这真是天照应！”又笑：“你原来是这样聪明的人，我那两分的担心，可又去了一分了。”

那还剩下的一分担心是什么？如月忍不住想，却没有问。

等把头发擦干、梳好，玉秀取过自己的一身葱绿绫袄、蟹青裙子让她换上，退后几步一打量，拍着手说：“‘人要衣装’，这话再没错的！”又前后相了一遍，嘴里说：“人就怕比，这衣裳看你穿过，我往后都不敢上身了。”伸手替她理了理裙角，眉间忽然露出几分怅然，“唉，你穿我的旧衣裳，只怕也就这么一回了。”

如月一直默不作声地任她摆弄，听到这里，忽然深深地一福。

玉秀吓了一跳，转念间已明白了她的意思，拉了她的手说：“你放心，我虽不肯说那句满话，心里也跟小陈想的一样，这事儿就是准的！只要你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待会儿见了王爷，可别心里一慌就忘了……”

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如月。良久，轻轻地说：“其实，你就算真忘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想王爷他也绝不会责怪你的。”

眼见已到了戌正时分，玉秀领着如月往书房来。四下静悄悄的，一路上连半点人声也听不着，只听风拂树叶飒飒地轻响。如月跟在玉秀身后，蓦地抬头望了

一眼，七分满的月悬在东天，流云聚散，月色晦明，倒像飘忽不定的心事。

到了书房外廊下，丫鬟茉香倚着柱子，脑袋便似小鸡啄米一样，正打瞌睡。

玉秀上去推了她一把，恨声道：“瞧你这不顶用的模样！我才不过让你顶这一会儿，你就敢打迷瞪！”

茉香揉揉眼睛直起身，不敢做声。

玉秀看一眼书房窗纸雪亮的烛光，问：“王爷还在里边？”

“是。”茉香说，“一个多时辰没走动过了，只要了两回茶。”说着又往玉秀身后暗影里瞥了一眼，“那是谁啊？”

玉秀不答，只说：“我来了，你歇着去吧。”

茉香正在困头上，巴不得这一声，便不再理会，径自去了。

玉秀低声嘱咐一句：“在这儿等着。”自己进了书房。

如月依言在黑影里候着，听屋里玉秀的声音说：“王爷，换杯茶吧。”然后有个男人“嗯”了一声。跟着帘子一晃，玉秀端着托盘出来，又进了旁边的一间屋子。

夜深风凉，树桠在月影地里阴恻恻地晃着，如月不由得缩了缩身子。

不多时，玉秀端着新沏的茶出来，递到如月手上，“记着我刚才的话，沉住气，去吧。”

“好。”如月低低地应了，转身到了书房门口，只稍稍地一顿，便迈过了那道门槛。

玉秀望着她，直到软帘隔断了视线，她忽觉那一瞬间残留印象中的身影，带着几分异样的决绝。不知为何，一分的担心反而压倒了九分的笃定，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轻轻地念了声佛。

也许因为只是在行苑的缘故，端王书房的陈设不似如月想象中那般争光耀眼，除去四角的烛台，书桌旁的屏风，就只有窗前的鎏金珐琅香炉，袅袅地散着淡香。

六尺宽的紫檀书桌后面，深青便服的男子伏首在案，正看着手里的信箋。也许是因为在烛光下，一瞥之间，权倾天下的摄政王给如月的印象就跟这屋子一样，并不似传言中那么咄咄逼人。

如月垂下头，看着脚下纤尘不染的青砖地面，一步一步地走到书桌旁。深深吸了口气，正要说话，端王先开了口。

